

我的“人生导师”

■胡敏华

“人生导师”这个称谓，很多人喜欢用来形容教书育人老师或者陪伴其长大的长辈，而扎根于我记忆深处的“人生导师”，却是一位阳光少女。

记忆中的她留着齐耳的短发，婴儿肥的圆脸上，笑起来就会漾出一对深深的酒窝，她的眼睛不算大，却格外有神，眼底里仿佛盛满了暖暖的光——那时的我只要看一眼这双眼睛，心里就会莫名踏实下来。

我们相识于1993年。那年，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了杭州的一所中专，成了同学、室友，还是上下铺。后来她当了班长，进了学生会，而我在她的陪伴下，渐渐褪去了小镇姑娘的青涩，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这份蜕变，她功不可没。

十五岁以前的我，是在长辈悉心呵护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乖乖女”。那时的我性格敏感、内向，不擅长与人沟通，更缺乏独立生活的经验。因此，初中毕业后，突然踏入一个陌生的集体环境时，我感到了手足无措。

集体生活刚开始的时候，“磨合”两个字成了

我和室友间最真切的挑战，每个小习惯的碰撞都让人有点措手不及。在“节约才是生活根本”的教育模式下成长的我，到了寝室这方小天地，却发现那些刻在骨子里的“精打细算”，总让我变得有点格格不入。有一天，班长悄悄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指出了我的问题，并真诚地说：“我讲的话可能会让你感到不愉快，但朋友就像一面镜子，能照出你的不足，这样你才能发现问题，慢慢变好。”从那一刻起，我开始学着倾听、调整，我发现自己变得豁达了，世界也随之明亮了。而那句“朋友是你的镜子”，从此成为我人生的箴言——无论到什么年纪，都以感恩之心面对他人的指正，及时修正自己。

如果说之前的相处让我看到了她的成熟，那么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更让我看到了她灵魂的高尚。那年秋季，我一脚踩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脚部受伤，医嘱需静养数月，不能下地。可当时的宿舍在三楼，教室在另一幢楼的四楼，且都没有电梯，上课成了我的难题。正当我一筹莫展时，班长站到了我面前，说：“敏华，我来背你！”那时的她很瘦，个子也不高，可她的眼神却是那样坚定。

接下来的日子，她每天准时背我往返于宿舍与教室，从不间断。某个细雨飘洒的傍晚，她感到身体不太舒服，让我在教室用完晚餐后等晚自习，可我刚吃完晚饭时，她就出现在了她的课桌旁，她说：“敏华，我想了想，从现在到晚自习还有两个小时，你一个人在教室的话该有多孤单呀！”尽管我一再拒绝，她还是背起了我。那天，我伏在她微微颤抖的背上，听着她抑制不住的喘气声，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一定要记住她，这个值得我用一生去珍惜与尊敬的人。我也应在朋友需要时，毫不犹豫地伸出双手。

中专第三年暑假，我跟着班长回了一趟她的家

乡——温州瑞安一个叫莘塍的小镇。那是我第一次单独出远门、第一次坐上双层的卧铺车，她把相对舒服的位置让给了我，一路上对我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事实上，她只比我大几个月而已。十几个小时的颠簸后，我们在晨曦中到了她家，她用最喜欢的声音向她妈妈介绍我：“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她带我逛小镇上的皮鞋作坊，陪我去山里看瀑布，她和她家人的热情款待，让身在异乡的我没有感受到任何拘束和陌生，就像回到了自己家一样温暖。她用毫无保留的陪伴和真诚告诉我：真正的朋友，就该像家人一样彼此接纳。

毕业多年后，我要结婚了，她本来说因病无法前来。可就在婚礼前一天，她还是赶了过来，送上祝福后又马上回去了。她说，她想亲眼看看我幸福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我婚礼那天，她做了一个手术。所幸，一切安好。她只是我的同学，却远不止是同学，她对我的爱，看似平淡，实则丰盈。她让我明白，有些爱可以跨越血脉；我也更加坚定，对朋友，必当以诚相待，就如班长对我一样。

如今，班长的儿子正在985名校上学，她的生活平静且幸福。她常隔着屏幕对我说：“女人，你快乐就好！”我能想象到屏幕那端的她，必定是笑着打出这几个字的。而我想，她的幸福正是源于她的善良——这样的人理应幸福。

和班长相识已三十多年，从青葱岁月到将近知天命之年，我们的联系从未间断。如今的我或许已没有那么多困惑与问题，但在与她的交流中，我依然能感受到一缕阳光、一份温暖、一种正能量、一股前行的动力。

何其有幸，在那么小的年纪就遇见了我的班长！因为有她的引导，我成长的道路才如此明亮。她的言行，永远是我人生路上的指明灯！

渔家傲·重阳

■潘天雄

岁岁重阳今又到。长空雁叫声声噪。东园黄花幽旷笑。登高眺，遍畴枫叶红如燎。

把盏临风雄志傲。人生莫为残阳恼。国泰民安时运好。重贤教，霜华染鬓心难老。

十月的挚爱

■钟迪良

我的心情在飞翔
虔诚，摘下十月的阳光
种进泥土里，让其生长
结出硕果累累的希望

我的心情在驰骋
蘸着秋风，在大地上写下美丽诗行
秋天，酝酿的箴言铺满月光
颗粒归仓，农家人把喜悦填满

我的心在歌唱
白鸽，用甜美的音律跟着合唱
大米和各种硕果翩翩起舞
充满丰收的期盼

我的心在跳跃
与田野的稻浪共鸣
身姿，如此的丰满
孕育了今年的又一好收成

秋的丰收

■马善德

金秋大地 丹桂飘香
广阔的田野
金灿灿的稻浪
此起彼伏 丰收在望
路旁的柿子挂弯了枝杈
农家庭院 菊花盛开
争相斗妍 芳香扑鼻
汾湖家园 诗画汾湖
美不胜收

一叶知秋



■江海



霜降(外两首)

■斯文

终于静下来了

花热烈地开过
不断向外膨胀的绿色开始收回

轻浮，癫狂，幼稚
谢幕的枯黄落叶

让白云飞渡、暴雨如注的台风
折叠起旗帜。只有果子
在读着的里尔克的诗中变红
人们遵从内心的秩序，饱满
如谷仓。是该放下的时候了
像树放下叶子
山放下溪流

我们放下过往，曲径通幽

秋说

从阳台外移过的日影
再次伸进了阳台
秋天的布衫越来越淡

在它灰淡的布衫上斑斓树叶晕开的哑光
让急促的呼吸平静下来

雏菊在蝉鸣的余声里
扇动翅膀
月光拉出谷仓背后藏着的影子

虫鸣单薄，嗓音苍碎
风一遍遍打扫纷沓的路面，秋色
擦净天空后
耐心清洗我们的内心

我们心旷神怡——

写生

我喜欢沉默
没有向旷野问候
但秋天的旷野接纳了我
流水携着我的影子
一路向前
带到不能明确的入海口。那里
用梦喂养的鸥鸟成群出没
倚着桅杆
天慢慢地黑下去
又慢慢地亮起来

“飞碟”记

■梁铮

周末，与妻子闲聊起网上的一则关于“飞碟”(UFO)的视频。我说：“我以前看到过‘飞碟’。”妻子表示不信，我就细细地给她说起那桩陈年旧事。

那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了。当时我刚跨出校门不久，还是个毛头小伙子。还没找到正式工作的我不想闲在家里，先后在本地的国营食品厂、(粮食)直属库、新华书店等单位打季节性“零工”。看见“飞碟”那会儿，我正在直属库上班。

记得那天午后，天气特别好，气温有点高，天空是毫无杂质的蓝色，上面没有一朵云。我与几位同事在屋檐下乘凉。我无意间抬头，忽见空旷的蓝天上，一个闪着白光的物体正快速盘旋着掠过头顶。定睛一看，天哪，这不是“飞碟”吗？画报上见过的那种外星人驾驶的怪东西。我忙叫伙伴看。“这是什么呀？UFO？真的是外星人吗？”大家都感到不可思议。我呆呆地盯着看，生怕错过，这个不明飞行物正贴合当时人们对“飞碟”的经典幻想造型

——外形宛如一顶飞旋的凉草帽，轨迹自北朝南，呈抛物线向远处飞去。因为速度很快，当我喊同伴看时，它已朝着屋面下的角落飞去，眼看就要沉下去了。伙伴们可能看得不真切，而我几乎全程目睹。我感觉那“凉草帽”的“帽檐”上似乎有一整排像窗户一样的方形气口，它虽速度很快，但似乎在侦察下面的情况。当时，四周的环境特别安静，没有一丝声响，而它的亮度是极醒目的，白得耀眼，但又不是很晃眼睛的那种亮。

许是年轻，又许是心里惶恐，怕说出来的话，真会被外星人捉了去，总之是各种顾虑所致，那天回家后，我没向父母和其他人说起过。当然，内心还是极兴奋的，觉得自己很幸运见到了外星人，当时好像已经看过一些有关不明飞行物的报道。接下去几天，我没有看到相关的新闻报道。后来，这事就被我雪藏心底了。此后，我工作、安家、结婚、奔波，慢慢也就淡忘了。要不是这次刷到网上的视

频、看到相关奇闻逸事，我也不会想起这桩陈年旧事了。

“地外文明”“外星人”，本就是涉及宇宙观、生命哲学等多个领域的复杂议题。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颗蔚蓝地球，在浩瀚宇宙中不过是沧海一粟。生命何来？宇宙何去？这些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据说，近期一份海外权威报告仍称，迄今尚未找到外星人存在的证据。我们普通人本就无力印证，那些“空中奇幻”的真相，终究要靠未来的科学去一一揭秘。

这些年，人类探索茫茫太空的脚步从未停歇。“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和”遨游星辰……我们中国人的足迹早已迈向太空，遥不可及的飞天梦，如今也已成鲜活的现实。

我当年所见的，究竟是不是，其实不重要。唯愿，人间安澜，太空永恒。